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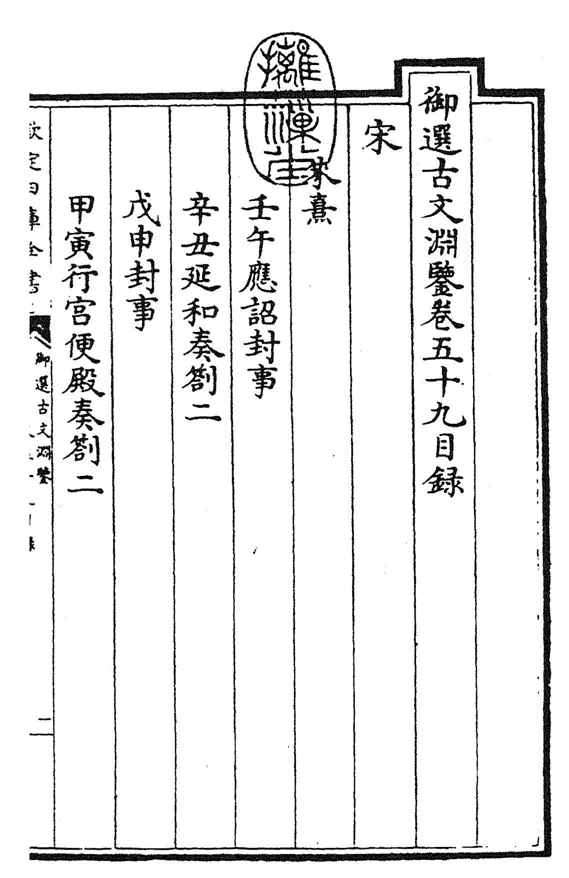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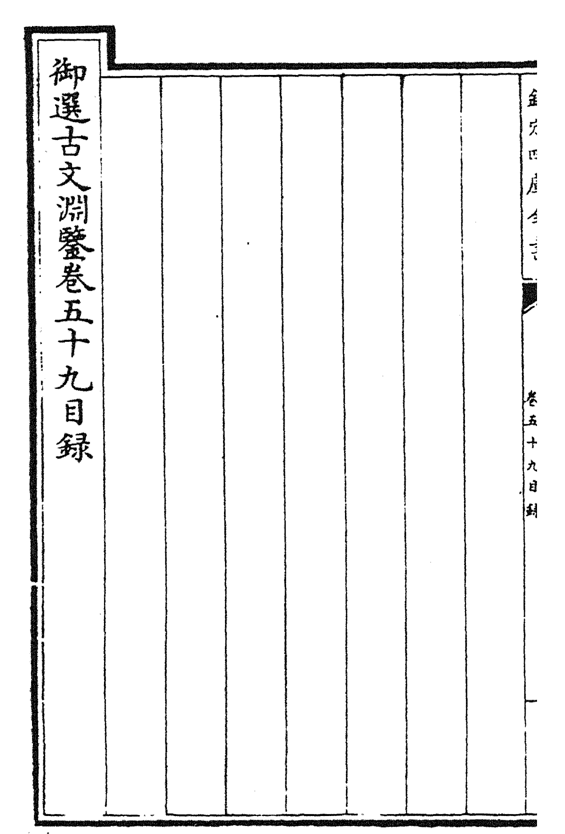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鄒祚熾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目録

宋

朱熹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目録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宋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松子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自熹去國始禁偽學日益急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其為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為主黄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

周程張子繼其絶至熹而始著識者以為知言

壬午應詔封事 時熹為左廸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事時為紹興三十二年八月

臣伏讀詔書有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斯民有休戚四海有利病並許中外士庶直言極諫者臣聞名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見名誥 孟子之言亦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方今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嚮向方切此亦陛下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

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也又況陛下聖德隆盛天下之人傳誦道說有年於茲今者正位宸極萬物咸覩其心蓋皆以非常之事非常之功望於陛下不但為守文之良主而已也然而祖宗之境土未復宗廟之讎恥未除戎虜之姦譎不常生民之困悴已極方此之時陛下所以汲汲有為以副生靈之望者當如何哉然則今日之事非獨陛下不可失之時抑國家盛衰治亂之機廟社安危榮辱之兆亦皆決乎此矣臣愚死罪竊以為

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也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也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蓋學不講則過失萌矣計不定則闕遺大矣本不端則末流之弊不可勝言矣臣請得為陛下詳言之臣聞之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

成之也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也然竊聞之道路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秦始皇以衡石量書決事日夜有程衡秤衡也不石百二十斤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也不過諷詠文辭吟誦情性而已比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疏遠傳聞未知信否然私獨以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

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苟惟不學與學焉而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

如此其大所繫豈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盖致知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大成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来

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臣愚伏願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擴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於此然後知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閒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跡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以陛下之明聖而

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臣又聞之為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易之計而今日之計不過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隱奥而難知也然其計所以不時定者以講和之說疑之也夫金虜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義理明矣而或者猶為是說者其意必曰今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未有可以恢復中原之策退未有可以備禦衝突之方不若縻以虚禮因其來聘遣使報之請復土疆

示之以弱使之優游驕怠未遽謀我而我得以其閒從容興補而大為之備萬一天意悔過或誘其衷則我之所大欲者將不用一士之命而可以坐得何憚而不為哉

隆興元年湯思退入相倡和議陳康伯周葵洪邁等皆上疏謂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為自治之計以待中原之變而圖之是萬全之計也按朱子上書時思退猶未相然當時已有持此議者臣竊以為知義理之不可為矣而猶為之者必以有利而無害故也而以臣策之所謂講和者有百害無一利夫議者所謂本根未固形勢未成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何為而

然哉正以有講和之說故也此說不罷則天下之事無一可成之理何哉進無生死一決之計而退有遷延可已之資則人之情雖欲勉彊自力扵進為而其氣固已涣然離沮而莫之應矣其守之也必不堅其戰之也必不勇此非其志之本然氣為勢所分志為氣所奪故也故今日講和之說不罷則陛下之勵志必淺大臣之任責必輕將士之赴功必緩官人百吏之奉承必不能悉其心力以聽上之所欲為然則本根終欲何時而固形

勢終欲何時而成恢復又何時而可圖守備又何時而可恃哉其不可冀明矣若曰以虚禮縻之則彼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誠有謀我之心則豈為區區之虚禮而驕誠有兼我之勢則亦豈為區區之虚禮而輟哉若曰示之以弱則是披腹心露情實而示之以本然之弱非强而示之弱之謂也適所以使之窺見我之底藴知我之無謀而益無忌憚耳縱其不来我恃此以自安勢分氣奪日復一日如前所云者雖曠日十年亦將何計

之可成哉則是所以驕敵者乃所以啟敵而自驕所以
緩寇者乃所以養寇而自緩為虜計則善矣而非吾臣
子所宜言也且彼撫有中原歲取金幣據全盛之勢以
制和與不和之權少懦則以和要我而我不敢動力足
則大舉深入而我不及支蓋彼以從容制和而其操術
常行乎和之外是以利伸否蟠而進退皆得而我方且
仰首於人以聽和與不和之命謀國者惟恐失虜人之
驩而不為久遠之計進則失中原事機之會退則沮忠

臣義士之心蓋我以汲汲欲和而志慮常陷乎和之中是以跋前疐後而進退皆失自宣和靖康以來首尾三四十年虜人專持此計中吾腹心決策制勝縱横前却無不如其意者而我墮其術中曽不省悟危國亡師如出一轍去歲之事人謂朝廷其知之矣而鮮嚴未幾虜使復至彼何憚於我而遽爲若是是又欲以前策得志於我而我猶不悟也受而報之信節未還而海州之圍已急矣紹興三十一年七月金主亮南侵次年閏二月金使高忠建至臨安宋遣起居舍人洪邁往聘

且賀世宗即位遣未歸五月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進攻海州此其包藏反覆豈易可測而議者猶欲以已試敗事之餘謀當之其亦不思也哉至於請復土疆而冀其萬一之得高宗遣洪邁賜以手札曰彼若能以河南地見歸正復屈己亦何所惜此又不思之大者夫土疆我之舊也雖不幸淪沒而豈可使彼仇讎之虜得以制其予奪之權哉顧吾之德之力如何耳我有以取之則彼將不能有而自歸於我我無以取之則彼安肯舉吾力之所不能取者而與我哉且彼能有之而我不能取

則我弱彼强不較明矣縱其與我我亦豈能據而有之彼有大恩我有大費而所得者未必堅也向者燕雲三京之事可以監矣宣和五年金人約宋共攻遼許宋山後六州宋得以收燕雲後二年金復取燕山長驅至汴宋以汴梁為東京河南為西京大名為北京南渡時皆入于金紹興九年金以三京歸宋次年復取之是豈可不為之寒心也哉假使萬有一而出於必不然之計彼誠不我欺而不責其報我必能自保而永無他虞則固善矣然以堂堂大宋不能自力以復祖宗之土宇顧乃乞丐於仇讎之戎狄以為國家臣雖不肖

竊爲陛下羞之夫前日之遣使報聘以是爲請旣失之矣及陛下嗣位天下之望曰庶幾乎而赦書下者方且禁切諸將毋得進兵申遣使介告諭纂成之意繼修和好之禮亦若有意於和議之必成而坐待土疆之自復者遠近傳聞頓失所望臣愚不能識其何說而竊歎左右者用計之不詳也古語有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虜以好來而兵不戢我所以應之者常不免出於兩塗而無一定之計豈非所謂疑事也哉以此號令使觀聽

熒惑離心解體是乃未攻而已却未戰而已敗也欲以此成恢復之功亦已難矣然失之未逺易以改圖往者不可諫而来者猶可追也願陛下疇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罷黜和議追還使人茍未渡淮猶將可及自是以往閉關絶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使吾修政事攘夷狄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為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懐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逺近中外無不曉然

知陛下之志必於復讎啟土而無玩歲愒日之心更相激厲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於是視吾力之強弱觀彼釁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為吾有而將焉往此不過少遲數年之久而理勢得全名正實利其與講和請地茍且僥倖必不可成之虛計不可同年而語也明矣惟陛下深留聖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至於四海之利病臣則以為繫於斯民之慼休斯民之慼休臣則以為繫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

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陛下以為今日之監司姦贓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誰則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賔客乎其既失勢者陛下既按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矣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然則某事之利為民之休某事之病為民之戚陛下雖欲聞之亦誰與奉承而致諸民哉臣以為惟以正朝廷為先務則其患可不日而自革而陛下似亦有意乎此矣蓋前日所

號名數君子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所以正朝廷之具豈有大於此者哉然其才之所長者不同則任之所宜者亦異願陛下於其大者使之賛元經體以亮天工於其細者使之居官任責以熙庶績能外事者使任典戎幹方之責明治體者使備拾遺補過之官又使之各舉所知布之列位以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雖遠不遺親而否者雖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譏毋篤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戒進退取舍惟公論

之所在是稽則朝廷正而内外遠近莫敢不一於正矣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又何足以勞聖慮哉苟惟不然而切切然今日降一詔明日行一事欲以惠民而適增其擾者有之欲以興利而益重其害者有之紛紜叢脞既非君道所宜宣布奉行徒為觀

聽之美而已則亦何補之有況今旱蝗四起民食將乏

圖所以寬賦役備賑贍業流逋銷盜賊之計尤在於郡

縣之得其人而其本原之地則又有在顧陛下深留聖

意毋忽則天下幸甚蓋天下之事至於今日無一不弊

而不可以勝陳以獻言者之衆則或已能略盡之矣然

求其所謂要道先務而不可緩者此三事是也夫講學

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

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

伏惟陛下因此初政端本正始自貽哲命之時因時順理乘勢有為之會於此三言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

辛丑延和奏劄二淳熙八年浙東大饑王淮薦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名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凡七事此奏在其中

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

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効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絶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臣嘗竊怪陛下以大有為之資膺受付託憂勤顧治恭儉愛民二十年於此矣而間者臨軒慨然發歎乃或未免以治効之不進為憂因竊以是推之而得其説請昧萬死為陛下一二陳之夫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

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陛之上窔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為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為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

易者也人君察於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為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黖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偽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恭惟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豪英任以政事矣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或以庸陋嵬瑣不堪委寄或以朋比欺罔自速罪辜而陛下之心又本有前日權臣跋扈之疑

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承順不違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清閒備驅使指曾覿龍大淵王抃甘昇等而宰相之權日輕既而陛下亦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又時聽外庭之論雖甚狂訐無所違忤意者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欲其有所忌憚而不敢肆於為惡陛下之用力則已勞矣而其翕張禽縱之機周防畏備之計又可謂無遺巧矣然而天下之勢終不免於偏有所重而治亂安危

之効又未能盡如聖志之所欲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辟側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聽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則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策而先已墮其數中矣是以比來陛下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

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其輕而姦者又借力於陛下之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至於姦窮惡稔蹤跡敗露然後其素輕者不免於譴何然猶委蛇盤礴不失其崇資峻秩而攫取陛下之厚賜優禮以去其素重者則陛下固未嘗一問其朋比援引之姦也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壊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怨民愁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致盖羣小相挻

挺引也○音擅人人皆得滿其所欲唯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獘是則陛下之勞既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而反以敗之其巧既不足以勝羣小之姦而反以助成其勢若彼之所以蔽遮天理濁亂聖心則將益深錮而遂至於不可解蓋其失萌於一念之疑大臣而其為害展轉至此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臣恐陛下於此偶未察也是以往歲蒙恩賜對去年應詔言事皆以明理正心之說陳於陛下之前惓惓深衷實在於此而

學淺辭拙不足以起發聖意恐懼至今乃幸復以職事得望清光敢畢其餘忠如此誠願陛下深察天理以公聖心廣求賢才以修聖政則夫左右私褻使令之賤固已無隙可投以誤恩顧則又痛斥而遠屏之以永除後日蔽遮濁亂深錮之害庶幾天下之事猶可復為而陛下之國家將不至於卒受羣小之弊臣至愚極陋學無所成獨有螻蟻愛君憂國之心不能自已妄論至此悲憤填臆伏惟陛下赦其罪而納其忠深為宗廟社稷大

計不俟終日斷然行之則不惟愚臣之幸實天下之幸
奏上上為動容深納之

戊申封事淳熙十五年熹為江西提刑奏對稱旨除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兵部侍郎林栗論其傲睨命仍舊江西提刑周必大葉適等交章救熹得以直寶文閣奉祠去十二月熹既歸投匭進封事

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内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

如盧扁華佗之輩投以神丹妙劑為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輙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為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為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

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

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

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周書立政左右攜僕攜持僕御之人也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懸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

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
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
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
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
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
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
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
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宫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

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葢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内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効乎宫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

其形而視其影不覩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淵龍大淵也覿曾覿也說張說也抃王抃也孝宗為建王時大淵與覿同為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驟遷閤門使兼皇城司勢張甚參政陳俊卿言其罪帝斥之于外張說娶壽聖皇后女弟孝宗初累遷至簽書樞密院事權勢赫然淳熙元年帝廉知欺罔責降外州王抃初為國信小吏淳熙中積官至樞密都承旨恃恩專恣與曾覿甘昪相結八年吏部侍郎趙汝愚論罷之今已無可言矣

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時曾覿已死王抃亦逐獨內侍甘昪尚在熹以為言上曰昪乃德壽宮所薦為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為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埽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為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遠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夷狄傳於後世且

以陛下為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小醜不比人類顧乃熒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夫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輙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為誠當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

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嘗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即便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為比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温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將

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

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為也
哉據己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
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
而言則以一鄉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
則以一國為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
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
矣又何以私為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邪而至於有
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

心用私人則不能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為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為割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彊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

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為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蜀後主禪用寺人黃皓疏遠大臣時孝宗亦信用潛邸舊臣故朱子引以為比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回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

相攻而其内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隣敵之虞内有陰邪之寇日夜夾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早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茍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禍本而貽燕之謀未遠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

愁兵怨國勢日畢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已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之也（索盡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者詳矣（保傅傳見賈誼新書）陛下聖學高明洞貫古今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疏略之甚也由前所論而觀之豈非所以

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王十朋樂清人有文行孝宗為建王時十朋以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孝宗立畀還侍御史東宮建拜太子詹事陳良翰臨海人孝宗除右正言後亦為太子詹事宮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

氣習易污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葢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賔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唐六典太子三師以道德輔太子太子三少奉太子以觀三師之道德凡三師三少無其人則闕之太子賔客四人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詹事府詹事一人統東宮三寺十率府政令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掌侍從贊相禮儀駁正啓

奏監省封題右春坊右庶子令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二人掌獻納啓奏傳宣令旨

宋初置東宮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俱從一品太子少師少傅少保俱從二品真宗仁宗升儲各置三少皆以宰相兼之餘時但為宰執致仕官若三太則以待宰相之未至僕射者及樞密之致仕者神宗欽宗孝宗光宗在東宮皆不置師傅至道元年置太子賓客二人從三品以他官兼天禧中王曾等以執政兼後遂為故事南渡後不設

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

仁宗升儲置太子詹事二人從三品以他官兼光宗升儲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不兼他官非常制也少詹事有負而不除人宋制有左右庶子俱從五品左右諭德俱正六品仁宗神宗升儲始置以他官兼後左右或不並除無常制

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

使臣武臣也宋制春坊不用儒臣與唐制異有主管春坊二人以内臣兼同主

管二人以武臣兼承受一人以內侍充何其輕且褻之甚邪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衺雜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寧宗生于乾道四年淳熙十二年封平陽郡王至是年二十一歲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任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

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宫中之事一言之入一令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賛善大夫宋初有左右賛善大夫但為加官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放六典親王之制置傅友諮議以司訓導唐六典親王府傅一人諮議參軍事一人友一人置長史司馬以總衆職唐六典親王府長史一人司馬一人統理府寮綱紀職務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明其職掌以責功効則其官屬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名之使侍燕遊從容啓廸凡古先聖王

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
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
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
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
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
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
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
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

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寘之度外而後取凡罷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至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

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常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自檜為相至死之日易執政二十八人皆無聞於世柔佞易制者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輙以政府報之由中丞諫議而進者凡十有二人然甫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主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紀綱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

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為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稟坐資級如吏卒之為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植黨與納貨賂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列布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為臺諫為侍

從而其選已如此其後又擇其尤𥗳𥗳者而登用之則亦無怪乎陛下常不得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為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為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

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為不至豈不欲夫綱維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顧猶以為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今

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烝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諸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有以贓汚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

則遂與之祠祿而理爲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爲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顔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

細故也又如朝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并去之監司扶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凌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有初自小官擢為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為郡守而不與職名近典東藩遠帥西蜀一

遺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来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驚責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行遣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量加絀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雜至有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禆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連儹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横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

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敝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

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為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来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崇寧宣和皆徽宗年號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為陛下嘗謂今日

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為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仗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

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擯棄留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

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廵等而用之豈不能消患於未萌廵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真為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陛下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盖其姦而其為害至於足以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為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

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宋初有内藏庫其貨財不領於有司太祖置於講武殿後太宗改為景福

殿庫三司有乏則貸於內藏後積多不能償慶歷中詔悉捐之皇祐中歲入內藏二百六十五萬有奇神宗詔立歲輸之數以皇祐為準南渡內藏諸庫雖不及前然兵興亦時取以為助其籍帳之詳莫得而考其為說曰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在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

如太祖皇帝之言哉（藝祖嘗欲積縑帛三百萬易敵人首）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舊制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些少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自曾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為隱漏悉行拘催）而必以十分登足為限以為未足則又造為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為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

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輸粟於官謂之苗輸帛於官謂之稅正絹之外官給錢以買之謂之和買或以絹估直而倍折其錢謂之折帛月樁錢始於紹興二年宰相呂頤浩等議發以給軍其後郡縣橫斂民苦之十七年詔以寬剩錢充月樁時又有板帳錢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蓋即所謂科罰也其次則陛下之所用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徇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

多而事權不歸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
其法之有未善者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
正則雖或舉此臣恐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即夫
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
掊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
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付之
軍中使自什五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
後具為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

案牘具備則誠以為公薦而可得人矣而豈知其諳價
輸錢已若晩唐之債師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
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祕故無路得以
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
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
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
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
為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

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彊國勢豈不悮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士卒之受其獘也推其為害之極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羡屯田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豐儲蓄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顧故朝廷不免為之别置使者以典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免使參其務然聞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彊其不能者以往至屯則偃蹇不耕

而反為民田之害使者文吏其力盖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菑米至或盡數起發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以為供軍之故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此屬庶乎其皆可禁也今乃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然究其本則亦在

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法除殿最之科以寛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嚴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其人則必能為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討軍實廣屯田以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逹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既皆得人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

銓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為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為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絀而退之凡州縣之間無名非理之供横斂巧取之政其泰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為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為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

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措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為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横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以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

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仇虜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

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為庸人所擾具欲奮厲而有為者則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為務則聖心不待勸勉而自彊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為而無所向望以為標準亦卒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輙皆以為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

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怠

頹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虜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辨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絶於口是亦徒爲虛言以快一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晏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也故

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為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為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効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别生患害以妨遠圖蓋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劍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為陛下深於老佛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説為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

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為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説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為真實而彼以性命為空虛也此以為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為空則徒知寂滅為樂而不知其為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説

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説則其本末横分中外斷絶雖有所謂廓澈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失也故自古為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

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與入道

嗚呼此真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髡徒誑妄之説而以為真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為三術而以儒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説之布於来今也若夫管商功利之説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既斥儒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

言而冀其富國强兵或有近効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
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効者亦未之見而聖
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
所以為富强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也豈不誤哉今議
者徒見老佛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為常談死
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
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

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説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為之説乃古先聖賢之説非聖賢所為之説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顔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説其為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疏上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管太一宫兼崇政殿説書熹力辭除祕閣修撰奉外祠

甲寅行宫便殿奏劄二 紹興五年寧宗即位趙汝愚薦熹自潭州名入

經筵熹奏劄

臣竊惟皇帝陛下祗膺駿命恭御寶圖正位之初未遑他事而首以博延儒臣討論經藝為急先之務蓋將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而有獲非若記問愚儒詞章小技誇多以為博鬬靡以為工而已也如是則勸講之官所宜遴選顧乃不擇誤及妄庸則臣竊以為過矣蓋臣天姿至愚極陋雖嘗挾筴讀書妄以求聖賢之遺旨而行之不力老矣無聞況於帝王之學則固未之講也其何以當擢任之寵而辱顧問之勤乎是以聞命驚惶不敢

奉詔然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

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則𥠖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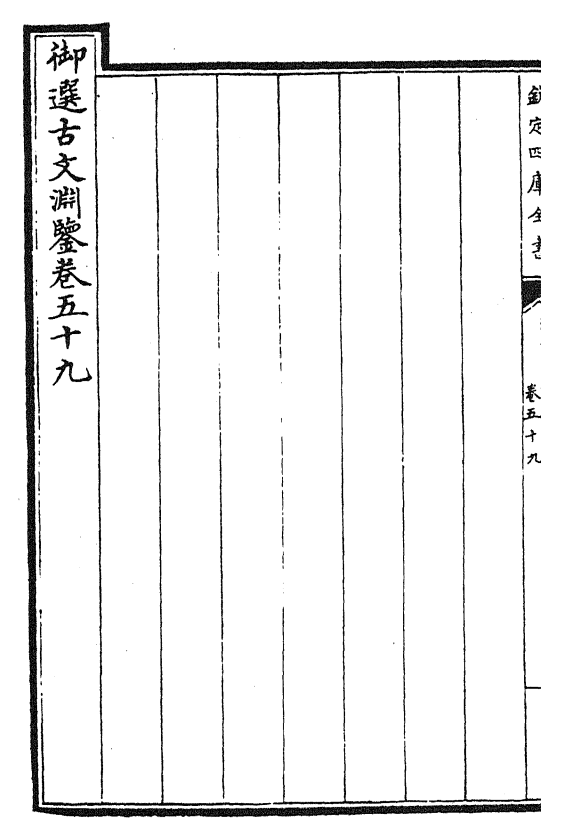
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
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常若有所奔趨廹
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
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
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
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
連血脈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
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

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閒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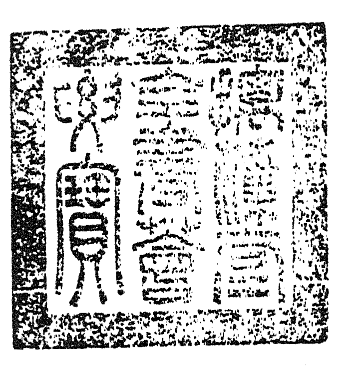
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来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每抱遺經徒竊慨歎今者乃遇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

他嗜好獨於學問孜孜不惓而臣當此之時持蒙引對故敢忌其固陋而輙以為獻伏惟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於光明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明人主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長辭與有榮矣何必使之勉彊盲聾扶曳跛躄以汙近侍之列而為盛世之羞哉干冒宸嚴不勝戰慄惟陛下留神財

察取進止



御選古文淵鑒卷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劉能